

高名凯译文集

15

朱安党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HAI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 STRAIT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15

朱安党

(法)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献 给

商业家达布林·特奥多尔先生

敬以第一部书献给第一个朋友

德·巴尔扎克

目 录

第一部 埋伏	1
第二部 福赤的妙计	63
第三部 一个没有第二天的日子	181

第一部 埋伏

她十分美丽。

她对他说：我是谁，能够反抗大人的欲望呢？满足您的要求
将是我至死不懈的快乐。



她猛力打击他的颈项，砍了两下，使他的头颅离开他的身体。

《犹滴传》第八，十二，十三章



共和八年最初几天，获月上旬^①，或今历一七九九年九月下浣，一百多个农民和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早晨离开福杰尔到马因去。他们攀爬福杰尔和埃尔纳之间差不多一半路程的柏勒林山岭。埃尔纳是旅人们常去休养的一座小城。他们分做相当多的队伍，这分队显得是这样奇异的一种服装的集合和这样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人众的聚会，为着给这故事赋上现代人所重视的一些活泼的色彩起见，叙述他们的不同特征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某些批评家认为这种活泼的色彩可以损害情感的描绘。



农民的一群——数目最大——光着脚走路，他们所有的一切衣服就是一件大羊皮，从颈项一直盖到膝盖，和一条白粗布的裤子。修剪不齐的布料棉线使人看出当地工业的落后。扁平悠长的发环这样自然的和羊皮毛联结在一起，整个的遮住了他们那俯视地下的脸孔，人家甚至于都很容易把这羊皮看做就是他们自己的皮，而初视之，要把这些不幸的人看成给他们长毛让他们遮蔽身体的牲畜。但是，不久，人家就可以穿过头发看到他们的光亮的眼睛，这眼睛就好像是深厚的绿草地上的露珠；这启示人类智慧的目光当然是令人恐惧甚于令人欢乐。他们的头包着红色羊毛的脏头巾，好像当时共和政府采取为“自由”的符号的红巾。大家肩上都有一条多节粗橡木棍，棍端挂着一双没有装上多少东西的长布袋。另外一些人在头巾上戴着的一顶粗大的宽边毡帽，饰有各种颜色的羊毛所制成的一种虫饰。这些人穿的是和第一批人的裤子和布袋同样的布料，他们的服装没有表露出任何属于新文化

① 即共和历第一月，自阳历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



的成分。他们的长发一直垂到圆短衣的领上，短衣缝有四方形的小侧袋，只盖到臀部为止。这是西方农民所特有的服装。在这件翻开的短衣里面，人家可以看出一件缝有粗扣的同样布料的背心。其中有些人穿着木屐走路，有些人为了节省就把他们的鞋子拿在手里。这种因为长期的穿用而脏污，因为汗液和尘土的浸染而变黑的服装没有前一种那样的新鲜，然而倒有历史的功绩，因为它是散处队中的几个人物所穿的几件有如鲜花焕发可以说是华丽的衣服和前一种服装之间的居中的服饰。事实上，他们的蓝色裤，他们那饰有两排铜钮，仿佛四方形铠甲的红色或黄色的背心也非常突出的显露在他们同伴的白衣服和羊皮上面，就像麦田里的矢车菊和红罂粟似的。几个人穿着布列颠农民懂得自己制造的木屐，但是大家几乎都有粗铁鞋和粗糙的呢布外衣，缝着我们的农民还很敬虔保留的古代法兰西外衣的式样。衫衣的领是由制成心形或锚形的银钮给扣上的。还有，他们的布袋也似乎比他们同伴的布袋显得有更多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好些人还在行李里加上一只葫芦，里边无疑的是烧酒，且绳子给悬在他们的项上。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中间也发现有几个城里人，仿佛是为着标明这些地方的文化的顶点似的。他们戴上圆帽子，高帽子或鸭舌帽，穿着反顶的长靴或有胫套给缚住的鞋子，也跟农民似的表露出他们的服装的特点。他们之中有十来个人左右，穿着共和党人那做“葛尔玛傲儿”的短衣。还有一班人无疑的是富裕的工匠，他们自头到脚都穿着同样颜色的呢布行头。其中最珍贵的服装就是多少有点褴褛的蓝色或绿色的燕尾服或旅行礼服。那些人是真正的人物，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长靴，舞着粗大的手杖，仿佛不顾利害而有善良心肠的人似的谈笑风生。几只扑粉得宜的头，梳得合式的辫子给我们宣示初期的幸运和教育所让我们感应的珍贵。

在研究这些互相惊异，彼此发现而偶然相逢的人们当中，人



家一定要说这是被火灾给驱出家庭的一镇居民。但是时代和地点都给这些人众产生另外一种兴趣。一个熟识当年扰乱法兰西的内乱秘密的观察家一定能够容易认出在这一群人当中应当可以让共和国依靠的小数忠诚的公民，虽然这一群人几乎完全是四年前反对共和国的人众所组成的。最后的一道明显的痕迹不容人家疑惑这一群人之中存在有不同的意见。只有共和党人快乐的走路。至于队里其他的人，尽管他们的服装有明显的差别，他们的脸孔和态度却表现出由于不幸所生的同一的表情。资产阶级和农民，大家都有一种深愁的征象；他们的缄默似乎有暴躁的成分，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思想的压迫之下，这思想当然是可怕的，但却巧妙的隐藏着，因为他们的脸孔都是不可侵犯的；只有异常缓慢的步伐可以泄露他们的秘密计算。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颈项上冒险的挂着一只被禁止的宗教徽号（念珠），这些人就不时不时的摇动他们的头发，疑惧的抬起头来。那时候，他们就偷偷的研究树林，路边的小路和岩石，不过有点像鼻子朝着风向、闻嗅野味的猎狗罢了。然后，因为只听到沉默的同伴的单调步声，他们又重新低下头去，端出让人带到监狱里去生死在其中的囚犯们所有的失望的态度。

这一群移民走到马因去的旅行，组成这人群的各种不同的成分，这人群所表露的不同情绪，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由于编成先头部队的另一队兵士的出现而相当自然的得到解释。一百五十个左右的兵丁走在前头，带着武器和行李，受着联队司令官的指挥。让那些没有参与大革命的悲剧的人们注意这代替上校衔头的称号，并不是没有用处的。爱国的公民们认为“上校”是一个带有过多贵族气味的衔头，而取消了它，这些兵丁是属于驻防马因的步兵联队的补充部队的。在这内乱纷纭的时代里，西方的居民曾经管一切共和政府的兵士叫做蓝衣客。这绰号的来源是他们最初所穿



的蓝色和红色的军服，这些军服还很新鲜的存在于我们的回忆里，我们也不必多加描述。所以，这一队蓝衣客就是押送这些几乎都不愿意被送到马因去的人众的护卫；马因的军事纪律一定要立刻训练他们所完全缺乏的一致精神，同一的外貌，齐整的步伐。

这一群人众是由福杰尔县里困苦征来的新兵，是根据法兰西





共和国总裁政府于穉月^①十日所颁发的法令而征集的。政府要求募款一亿，征兵十万，因而能够立刻把他们送去救援那时候在意大利被奥国人打败，在德意志被普鲁士人击溃，在瑞士受俄国人威胁的军队（苏芜罗夫使俄国人希望征服法兰西）。西方诸地区，大家所知道的王地，布列颠和低诺曼地的一部分，三年来曾经在四年的战争之后，于霍慈^②将军的镇抚之下太平无事，现在似乎已经抓住这时机，回头再来斗争了。面对着许多的侵犯，共和政府又重新找到了它的初期的毅力。它先依据这穉月法令的一个条款把这些受攻的地区交给爱国的居民去防守。事实上，不能够在内部筹募粮饷和军队的政府，却很巧妙的利用一个自鸣得意的法案，躲避了它的困难：因为不能够派遣任何军队到暴动的地区去，它就向它们表示它对它们的信任。也许它也希望这种措施，这种武装公民去互相攻击的措施，可以阻止京城的暴动。这一条款是悲惨报复的来源，它的内容是这样的：西方诸地区可以组织自由军。这种失策的措施使西方诸地区酿成这样的敌对态度；总裁政府最初甚至于都觉得没有克制的希望。所以，没有几天之后，它就请求国会通过一些有关组织自由军的条款所允许的小规模征兵的特殊措施。所以，这故事开始之前几天，共和七年的润月初三，一个新的法令就公布了，下令把这些征来的少数人众编成联队，必须拿地区的名字来称呼这些联队：沙尔特联队，奥尔恩联队，马因联队，伊里与维莲联队，莫尔比罕联队，低罗瓦尔联队，麦茵与罗瓦尔联队。法令说，不得于任何借口之下把这些专门用在攻击朱安党的联队送往国境线上。这些厌烦而被人忘记的细节可以解释总裁政府的柔弱，这些叫蓝衣客给带走的人群的步伐。所以，

① 共和历第十月，即阳历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九日。

② Hoche 是法国革命时代的名将。



让我们加上一句话，说，总裁政府的这些美丽而爱国的决定除了给《法令公报》增添篇幅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就不是多余的了。不久以前使其得以执行的道德的观念，爱国主义或恐怖的思想已经不再支持共和政府了，共和政府的法令募集了几千几百万的钱款和兵士，然而这些钱款和兵士既没有增加国库，也没有编入军队。革命的发动机已经被庸劣的手给使用破损了，法令在实施方面所收到的是环境对它的影响，不是它对环境的控制。

当时，马因地区和伊里与维莲地区是由一位老军官指挥的。看准这是实施措置的机会，这位老军官就想要从布列颠，尤其是从一个最可怕的朱安党巢穴福杰尔夺取他的兵丁。他希望用这种方法去削弱这些纷乱地区的力量。这位忠诚的军官利用法令的空想预见，肯定的说：他可以立刻配备武装这些应征的壮丁，他手里掌握有政府答应发给这些额外军队的一个月的军饷。虽然那时候布列颠人拒绝任何种类的军役，这方案的进行首先却因为人民相信允诺而得到成功，这成功的迅速而且都使这位军官不知所措。但是，这是一个难于惊动的老守门狗。当他看见一部分应征的壮丁在县境内奔跑的时候，他就立刻狐疑这迅速的集合有什么秘密的动机；也许他也猜对了，因为他想他们一定是要弄到武器。他没有等待迟到的人，就自行布置，向阿郎桑方面退去，因而能够接近降服的地区，虽然在这些地区内日益滋长的暴动不容易使这计划得到成功。军官依据他的学识，严密保守我们军队的惨败和从王地传来的不稳的消息；他就在这篇故事开头所说的那一天早晨，设法实行强迫开拔到马因去的计划。他认为他可以在那里通过自己的军队和布列颠的应征新兵的混合，顺从意志，执行法令。这“应征新兵”一个名词是后来的一句流行话，它第一次在法律里代替了先前拿来称呼共和政府的新兵的“应征壮丁”。离开福杰尔之前，司令官命令他的兵士秘密带上弹药筒，命令他手下一切



的人秘密带上必要的面包，因而不至于使应征新兵注意到路途的遥远；他计算清楚不在埃尔纳军营里停留，因为从惊愕状态恢复过来的时候，这些新征的壮丁会和朱安党取得联络的。朱安党，无疑的，就在附近山野里蔓延着。老共和党人的举动使新兵们惊讶；新兵们的忧郁缄默，他们走上这座山岭的缓慢步伐，这都引起这位名叫雨洛的联队队长的最大疑惧。上面的描写所有的那些最突出的线条是他所最感兴趣的；所以，他就在五位年轻军官的中间静悄悄的走着，五位军官也都尊重司令官的忧虑。但是，到达柏勒林山岭的时候，雨洛就仿佛本能的动作似的突然转过头来，巡视一下这些应征壮丁的不安的脸色，立刻打破了缄默。事实上，这些布列颠人的步伐的逐渐迟缓已经使他们和他们的护卫之间有二百尺左右的距离。雨洛于是就做了一下他所特有的怪脸相。

“这些浪子到底有什么鬼啊？”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新兵们关上两脚规，不打开，我想！”

听了这些话，陪伴他的军官们就好像一声巨响使其突然惊醒似的自动的转过身来。排长们，连长们也都跟着转过身来。全体的军队没有听到期待的“立正！”的口令就停步不走了。这些军官先给爬上柏勒林山岭的长龟似的队伍瞧了一眼，这些因为防卫祖国而抛弃学业，还没有让战争熄灭掉艺术灵感的青年人也受到眼前景象的相当大的打击；他们还不知道雨洛这句话的重要性，也没有回答。在他们眼前，福杰尔还是同样的一幅图画；只是随着视线的不同而生透景的差别罢了。虽然他们是从这样的福杰尔来的，他们却不能够不给它表示最后一次的崇拜，仿佛爱好音乐的人似的，越认识清楚音乐的细节，这音乐就给他越多的快乐。

旅人可以从柏勒林山顶看到伟大的古埃斯嫩溪谷，其中的一个顶点就在地平线上让福杰尔城给占去。城是建筑在山岩上面的，它的古堡就在这山岩上统制着三四条重要的道路，这是使它当年



成为布列颠一个锁钥的地位。从那里，军官们发现这整个的盆地不但有特别肥沃的土地，而且有出色的不同景致。叶纹石的山岭从各方面仿佛大舞台似的耸立着，它们就在橡树林下面扮装着浅红色的山腰，而在斜坡里隐藏着布满新鲜空气的小谷。这些岩石描绘出一块庞大的圈地，表面看来是环形的，底下却放纵的伸展着一块英国花园似的庞大草地。围绕种满树林的许多不规则的土地的园篱，由活的植物编成的园篱给这绿毡一般的草地产生了法兰西风景中最为稀罕的一种姿态，在各种对比里贮藏着丰富的“美”的秘密，有相当大的效果，可以摄获最冰冷的灵魂。这时候，这昙花一现的光彩使这地方的景象更加有生气；有的时候自然界就用这光彩去提高不可消灭的创造。正当这队伍穿行溪谷的时候，初升的朝阳已经渐渐的消散了九月的清晨在草地上飞扬的白色浮云。兵士转身回头的时候，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这山景里给揭开了它所包捆的最后一块布幕；这些布幕就是精巧的密云；它们就像是遮蔽贵重的珠宝而能从中引起好奇心的透明丝织品所制成的掩盖布。在军官们所俯视的广阔的地平线里，天上没有任何一块可以用银光使人相信这庞大的蓝色穹窿就是苍天的云霞。这宁可说是一块丝制的天帟，由不平等的山峰来支撑，给安放在空气里，来保护这伟大的田亩、草地、溪涧和山林的结合。军官们不让自己欣赏这迸发一切田野丽色的空间。有的军官，在注视一些黄色草丛的浓色给增富铜彩，不规则的草地的碧翠颜色还使它再度出现的小树林之前，踌躇了相当时候。其他的军官就注意兵士露营的时候所堆架的兵器似的叉架着圆锥形荞麦束而让其他收获裸麦之后的已耕未种的田亩给隔开的浅红色田园的对比。几家屋顶的暗淡的青石砖这里那里的冒出白烟；古埃斯嫩的曲折溪流所呈露的明显的银色沟道也用诱惑犹豫不定的梦幻灵魂（人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的光学辑物来吸引眼睛。让秋风给熏



染香气的新鲜的空气，树林的强烈的味道就像是香火的烟雾似的冒上天空；使这些崇拜这美丽国度的人众陶醉；他们不胜喜悦的欣赏着这国度的不知名的花朵，它那活生生的菜蔬，它那可以匹敌邻国英吉利花圃的草地，这草地的名声是这两个国家所共知的。几只牲畜使这已经富有戏剧性的景象更有生气。群鸟讴歌，使这山谷发出震荡空中的甘美低弱的旋律。如果集中的幻想想要整个看出明暗的浓影，烟雾朦胧的山岭的地平线，没有树木，流着水泉，现出美妙曲线的地方所有的奇异景色的话，如果回忆可以给这一经察视就要立即消灭的图像赋上彩色（无妨这么说）的话，可以从这些图像里受到益处的人们就一定可以得到一种不完全的魔术的印象。年轻军官的易受感动的灵魂就是让这魔术的印象给惊愕了的。

想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这样抱憾的抛弃了家乡，抛弃了亲切的风俗，也许要到国外去捐躯报国，他们就不由自主的宽恕了他们所了解的缓慢的走法。于是，他们就用兵士们所有的这种自然的宽仁，装着要去考察这美丽国度的军事地位，拿这个来掩饰他们的原宥。但是雨洛（我们得呼唤这位司令官的名字，免得拿这个不大调和的称呼“联队司令官”来叫他）是一位在危急里不会让美丽风景所蛊惑（甚至于是地上天堂那样的雅致）的军人。所以他就摇一摇头，皱起两撮又粗又黑的眉毛，给他的姿态添上一种严厉的表情。

“他们干吗还不来呀？”他第二次用战争的疲劳给变粗了的的声音问，“村里难道有什么圣母跟他们握手吗？”

“你问‘干吗’吗？”一道声音回答说。

这一道声音仿佛是山谷里的农夫拿来呼召羊群的号角。听了这声音，司令官就突然转过身来，仿佛觉得有人给他刺来一剑似的；他看见在两步路外有一个比任何让他带到马因去服务军役的



人都更奇怪的人物。这位陌生人是一个阔肩膀的矮胖子，给他露出一只和牛头似的粗脑袋，这脑袋而且跟牛头不只有一种类似的地方。宽阔的鼻孔使他的鼻子显得更加秃短。他那片让雪白的牙齿给撩起的厚唇，他那一对盖有吓人的眉毛的大圆黑眼，他那一副重垂的耳朵和他的赭色的头发，都不大像是属于我们的美丽的高加索人种，而是属于草食类的动物的。总之，完全缺乏社会人的其他特性使这只光头显得更加特别。他的脸孔让阳光熏成古铜的颜色，多角的轮廓可以比拟这地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花岗石，这脸孔是这怪物身体上的唯一看得见的部分。从颈项起，他的身体就披拥着一件工人穿用的宽衣，一种比较最贫苦的应征新兵所穿的赭色布裤还要粗糙的粗布衣。一位古董家一定要把这件宽衣看做赛伊绒^①或高尔人的战袍。宽衣垂到半身，底下就用粗削的木块给接上两条羊皮鞘，这些木块之中还有保留着树皮的。给他装饰腿股的山羊皮让人家看不出任何人类的形状。庞大的木屐盖住了他的脚。和他的羊皮毛一样晶亮的长发分做同样大小的两半，在他脸部的两旁垂了下来，仿佛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大教堂里看到的中世纪雕塑的发饰似的。他没有应征新兵肩上背负的多节木棍，只靠紧胸脯持着一条粗大的鞭子，代替了枪。这条鞭子的精巧编结的皮条看来要比平常的鞭子长上一倍。这怪物的突然出现似乎是容易解释的。几个军官第一眼瞧过去，认为这位陌生人是一位应征壮丁或一位应征新兵（这两个名词还是互相混用着的），只因为看见全体队伍停下来了，才向队伍那边退回去。然而，这人物的到来却特别使司令官惊异；如果他没有显得畏怯的样子，他的额头却带有发愁的神色；细细的端详了这个陌生人之后，他就仿佛排除不掉惨痛的思想似的机械的重复着他所说的话：

^① Save 绒是十六至十八世纪所制的一种毛绒布。



“是呀，他们干吗不来呀？你知道吗？你？”

“因为，”这位神秘的对话人用一种可以证明他还不大容易说法文的口音回答说，“因为那里，”他一边说，一边伸出他的粗手，指着埃尔纳，“那里是麦茵，那里是布列颠的边界。”

然后，他就猛力打击地下，把他那笨重的鞭柄投在司令官的脚边。这位陌生人的简捷恶语给观客产生的印象就像是音乐中敲打的锣声似的。“恶语”这句话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傲慢的态度，简短的语句，带有猛烈冷酷迹象的举动所表现的仇恨和报复的欲望。这个人那一副仿佛拿斧头给砍成似的粗鲁的身姿，他那多节的外貌，脸纹上给雕上的愚笨无知的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变得好像野蛮的半神似的。他保持一种先知似的态度，显得就像是三年长眠之后，醒来预备再度进行只有两败俱伤才能得到胜利的战争的布列颠神明。

“这原来是一颗好看的椰子！”雨洛对自己说，“我觉得他好像是等着拿刀枪来谈判的人派来的使节。”

在嘴里咕哩咕噜的说了这些话之后，司令官的眼睛就从这个人瞧到山景，又从山景瞧到队伍，再从队伍瞧到道路的险阻斜坡。这道路的小堤都让布列颠的骏马给遮住了。然后，他又突然瞧着陌生人，给他缄默的质问，最后就突如其来的问他：

“你是哪儿来的？”

他那贪婪尖锐的眼睛想要猜透这只不可侵犯的脸孔的秘密。这脸孔在这间歇的时刻里却有农夫休息昏睡的时候所有的毫不在意的表情。

“从少年国来的，”这个人没有表现任何烦扰的神气，回答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走下地。”

“你为什么不顾法律，取了个朱安党的绰号呢？”



走下地（因为他这样的自称）用一种真正愚笨的神气瞧了瞧司令官，司令官甚至于都以为他没有听懂他的话。

“你是福杰尔征来的一个新兵吗？”

听了这句问话，走下地就拿打断整个会谈的失望声调所说出来的一个“我不知道”来回答。他静悄悄的坐下路旁，从宽衣里拿出只有布列颠人懂得滋味的几片又薄又黑的荞麦饼，开始傻头傻脑的吃着。他让人家以为他没有任何的智慧，军官们甚至于都不断的在这情形下拿他来跟一只在山谷里吃草的牲畜，美洲的野蛮人或好望角的土人相比较。司令官让这态度给骗了。他给这位他怀疑是近期残杀的传令官投去一道最后的谨慎的眼光而看到他的头发，他的宽衣，他这一块布满针刺、碎叶、木屑、荆棘的羊皮，仿佛这位朱安党曾经在棘丛里走过长路的样子的时候，自己也就不再理会自己的忧惧了。他给他身边的副官热拉尔投去一道含有意义的眼色，紧张的握住他的手，低声对他说：

“咱们是去找羊毛的，结果咱们反而让人家剪了毛回来啦。”

惊愕的军官们缄默的互相瞟视。

二

这里应当加上一些解释，使一般习惯疑惑一切，喜欢家居的人能够分担雨洛司令官的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见过任何的世面，他们可能否认走下地和行动超卓的西方农民的存在。

gars（少年）这个字眼是凯尔特语的遗留。它是从低布列颠语传入法兰西语的。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这个字眼是含有最多古代回忆的一个词。gais 是卡埃尔人或高尔人的主要兵器；gaisdé 的意思就是武装起来；gais，勇敢；gas，力量。这些相近的词义证明 gars 这句话和我们祖先所说的这些话有关系。这个词和拉丁语的 vir（人）有类似的地方，vir 是 virtus（力量，勇敢）的词